欢喜鸳鸯

冥冥中注定的情缘　也许就在你我身边

宋思樵

第一章

一整天的焦虑不安，巩妆丽隐隐觉得有事要发生，近来贺庆喜的表现，实在不正常，难道他——，甩甩头她不愿再继续思索这个问题，只希望贺庆喜赶快出现。

等待中，一身帅气的贺庆喜终于来了。

他英俊五官分明的脸庞上，隐隐有着不易察觉的异样，仿佛有什么心事似的。

但是渴盼中的巩妆丽，早已忘却先前的担忧，根本无心去注意这些，她一见贺庆喜推门进屋，随即就兴奋地迎上前，投入他的怀抱里。

她紧紧地勾住庆喜的脖子，贴住他英俊的脸亲热地唤道："庆喜，亲爱的庆喜，你今天都在忙些什么，想不想我啊！"

她的唇在庆喜的耳畔昵着，一面轻轻地向他耳内挑逗着吻气，惹得庆喜一阵酥痒。

二话不说的，庆喜的五指伸入妆丽的乌发内，一把抓住她的头即吻下了她那艳红的唇。

妆丽浑身霎时舒软，身子更贴紧了他，不由自主轻吟的声音里充满了情欲。

她正犹如一只等待被猎的猎物，引诱着喜爱打猎的猎人。

但她却不知道，庆喜此刻的心中正在挣扎、情欲与感情的挣扎——他想结束，结束他与妆丽之间的一切。

他想，今天是最后一次到这儿来了，以后不再来了，他不想再玩任何爱情游戏了。

“庆喜，我爱你！我好爱你……”妆丽意乱情迷地呓语着。

贺详喜完全沉浸在个人的思绪中，对于妆丽的吟哦，充耳未闻，只是心中想着，这段情，到这里就好，让彼此都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。

“庆喜，说你爱我……”妆丽娇嗔地要求着，好生渴望。

庆喜缄默未应声。他在心里说：“爱情是不能勉强的，也无法勉强。”

“庆喜，快抱我上床，我要你好好爱我。”声音里深深流露着妆丽心灵深处最原始的情爱。

瞬然如闪电般贺庆喜抱起了她迷利的身躯，迅速地走向床然后抛了下去。

“啊——”妆丽大叫一声之后咯咯地大笑。

她的眼波柔媚，笑声放浪，无一不挑动着庆喜那男性原始的本能。

她急切地滑下自己的衣裳，让她那自傲的玲珑曲线在庆喜的视线内尽览无遗。

她渴而等待地看着他结实健美的身体，浑身因为欲望而紧绷。

然而贺庆喜只是眯起眼，仍旧定定的站在床边看着她，两秒钟的注视之后，他的声音才平淡不带感情地响起，“我要走了，明天一早我得到公司开晨间会报。”他掉头便欲转身离开。

“啊，不管，你讨厌啦——”妆丽这下可急坏了，慌忙扑了过去攀住庆喜，不依地撒娇。

“别闹，我真的得离开了。”庆喜语意深长地说，一面冷静的拉开她的手臂。

妆丽哪里舍得？又自他背后伸手过去抱住他，温存依恋地将脸颊贴住庆喜充满男性魅力的背部，低语道：“庆喜，你别再住家里了，搬出来我们一起住好不好？”

“你是说我们同居？”庆喜的声音淡淡地问道。

“是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夜夜狂欢了。”妆丽说着又

热情爱恋地缠上去，自庆喜的颈后环住他，亲吻着他的耳后。

“那我岂不是会变成人干了？”庆喜不认真地自我揶揄地笑道。

“哎呀，讨厌啦，你说好不好嘛？”妆丽撒娇地摇晃着庆喜。

“不好。”庆喜果断的回答。

“为什么？”妆丽一愣。

“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搬出家里与谁同居。”庆喜毫不考虑的说。

“那——我们结婚好不好？”妆丽又甜又柔媚地问道。

“不好。”

“为什么”？妆丽又一愣。

“你忘了我们的约定？”庆喜反问她。

“什么约定？”

“一开始咱俩就说好了不谈婚姻的，不是吗？”

“那是一开始啊，现在不同啦。”妆丽不以为我在地嚷道。

“有什么不同？”庆喜并不认为的反问。

“现在我们愈来愈相爱了呀！”

“是啊”庆喜的唇角淡淡地闪过一抹笑意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

“是啊。庆喜，我真的越来越爱你了呀！”妆丽的吻滑向庆喜的前颈。

“庆喜，”妆丽真是依恋不舍，“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”

“你要我回答什么？”庆喜略皱了皱眉，不悦的问道。

“我们结婚好吗？”闰丽仍不死心的说道。

“我刚刚不是已经回答过了？”庆喜有些不耐烦的说。

“那个回答不是我要的，我不喜欢。”妆丽有些生气地不依道。

“既然如此，我就没有办法了，因为我也不会有其他的答案。”庆喜面无表情地说，然后头也不回的欲行离开。

“庆喜——”妆丽仿佛有些慌乱地冲上来抱住他，粘人一般地踮起脚尖吻着庆喜，一面喃喃地说：“我不要你这样子离开，我不要你这样寡情的走，不要……”

妆丽紧紧地捧住庆喜的面颊，一点也不肯放松的吻住他的唇。

庆喜却不为所动地拉开了她，柔声的劝道：“别再缠着我了，我真的该走了。”

“庆喜……”妆丽不依地跺脚。

“你怎么了？怎么今天特别的缠人？”庆喜捺住性子瞅着她安抚道。

“我……我真的好想能够每天晚上都躺在你的臂弯里至天明。庆喜，我真的好想。”妆丽试图用柔情款款来软化表情平淡不带感情的庆喜。

庆喜伸手似哄似提醒般地拍了拍她，说：“别这样，我喜欢无论任何一种游戏，彼此都能奠定它的游戏规则。

“可是，庆喜，我不要和你玩游戏了，我想和你厮守一辈子，真的。”妆丽急切地说。

“妆丽，我们之间的这场游戏已经是玩不下去了。”庆喜缓缓说出了他心中的想法。

“我不想我们之间只是一场游戏而已，我想结婚，我想认真的和你共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”妆丽深深流露出从未有过的真情。

“可是，我们之间明明只是一场游戏，而这场游戏现在就要结束了。”庆喜的眼睛望着他的鞋尖，不带感情的说。

“你这放是什么意思？”妆丽紧紧盯住他，不安的反问。

“你说呢？”庆喜的视线仍然停留在他乌亮亮的鞋尖，抬也未抬一下。

“你不要跟我打谜语，我要你直接的告诉我，你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”妆丽更加不安的追问道。

“我没有什么意思。只不过任何一种游戏当它玩不下去时，我只好不玩了，如此而已。”

庆喜的语气是如此的轻描淡写，好像毫不在乎似的，教妆丽听了炎之气结，不禁怒嚷道：

“什么叫如此而已？当你令我深陷情网，愈来愈爱你的时候，你却来跟我说这样的话？贺庆喜，你太过分了！”

静默了一会儿之后，贺庆喜轻声说道：“I am sorry！Bye—Bye。”然后，他转身开门离去，毫无留恋的。

妆丽错愕的愣在原地惊呼着：“你……庆喜，贺庆喜，你不准走，我不准你走，你给我回来，回来——”

贺庆喜压根儿没听见似的，头也不回地两手插在裤袋里，跨着大步潇洒着愈行愈远，他心中想着，应该收收心了，跟巩妆丽的一切，就到此为止，一个人不能老是对自己的感情不负责任。

※　　※　　※

晕黄的灯光，洒满一室的温馨，菜香布满整个屋子，是——晚餐时间。

贺庆喜意外地出现在家里的玄关处，贺母章淑贤惊喜的嚷道：“咦？怎么今天这么早就回来啦？”她这个

宝贝儿子通常总是下班后不玩到十一、二点不回家的。

而她这个母亲，自小即宠爱独子惯了，自然也就全随儿子的高兴了。

“是啊，快看看今儿晚上的月亮是不是打西边出来的？”贺老爸贺天成亦大感意外地说。

贺天成对贺庆喜这个独生子也同样的自小宠爱有加，只要儿子没有太过不当的行为举止，他通常也是睁一眼闭一眼的，未对儿子有诸多干涉与限制。

“哈，怎么样？老爸老妈，您们一定很惊喜吧？我就是要回来带给您们一个快乐的晚餐时间的。”庆喜在夸张的大笑一声之后，笑嘻嘻地说道。

“那真是要谢谢你的孝心喔。”章淑贤疼爱地看了儿子一眼后，关心问道：“对了，你吃过饭了没有？”

“妈咪呀，当然没有哪，我想你做的菜想得口水都快流成河了呢！”

贺庆喜笑咪咪地走入餐厅在餐桌前坐了下来。

“啧，贫嘴，要真想妈咪的菜，下班以后就该常回家吃饭才是。”章淑贤斜睨儿子一眼，眼神里充满了无限地疼爱。

“是的，遵命，妈咪，以后我会常回来吃饭的。”庆喜立即正经八百的向母亲大人行上举手礼。

“喔？这可是你自个儿说的哟，看你会不会黄牛！”

章淑贤取笑着，话气是充满着不信任。

贺天成在一旁无限爱意地望着儿子笑，眼神中同样地流露出不甚信任的目光。

“哈！您们放心吧！我的生肖不属牛，所以一定不会是大黄牛的。”庆喜一面自我打趣着一面拿碗给自己盛饭。

“好，我跟你妈两人就拭目以待了。”贺一成高兴地说，不过语气中似乎仍有着半分的存疑。毕竟，自己生养大的儿子，怎以不了解呢？

“OK，我想您们不会捻的。”庆喜端着盛好的饭笑嘻嘻地坐到餐桌前；忽然眼睛盯住桌上的某一道菜惊呼道：“哇，无锡排骨，棒耶！”

“嗯，是啊，不知道你会回来吃饭，要知道的话我就赶快把它吃光。”贺天成睨着自己的儿子，幽默地轻笑道。

“呃，那真要谢谢老爸您口下留神哩！”庆喜亦风趣的笑着接口道。

“我说儿子，你还是常回来吃晚饭吧！你看看你老爸这会儿都不知道有多高兴呢！”

章淑贤在一旁望着生命中最爱的两个男人，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温馨。

“老爸，您会不会因此而胃口大开，然后体重就直

线上升……”

庆喜立刻又开起贺天成的玩笑，存心寻贺天成开心的。

“我看是体重会下降才对哦。”贺天成驳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庆喜抬起眼望着贺天成。

“哼！有你这个臭小子顺来跟我抢菜吃，我还能吃得饱吗？那体重还不会下降吗？”

“谁说的？只要我在餐桌前一坐，我不就是您在视觉上最上等的一道菜？”贺庆喜不赞同的驳着。

“哈，没有想到我的儿子脸皮这么厚，真是要刮目相看啊？”贺天成打趣道。

“哈！不敢当，不敢当。”庆喜嘻笑地回话。

“啧，看看你们父子俩儿，还好还没有媳妇进门，要是有的话，媳妇嘴上不说心里都会笑话你们呢！”

“咦，我们这是父子亲情，有什么好笑话的？”贺天成立即不以为然地向章淑贤半真半假地抗议道。

“没大没小啊！”章淑贤刻意正色地说。

“才不是呢！妈咪，我们这是亲情无距离。”

“唔，儿子这么说就对了。”贺天成赞同地附和着。

“这叫什么对？儿子要赶快给我娶媳妇进门，趁早让我抱孙子那才对呢！”章淑贤马上很不以为然地斜瞪住庆喜嗤声说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

“哎哟，老妈，你又来了，不怕我又要‘漏跑’不敢回家来吃饭了？”庆喜好像被踩到痛处似的，赶紧告饶般说道。

“嘿，儿子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，有言道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’，你……”贺天成立刻帮妻子接腔。

“好，我投降。”主喜急忙举起双手打断贺天成欲继续要说的话，说：“不过，也不能为了您们急着想抱孙子，我就到街上随便找一个来让您们蒙着眼抱孙了吧？”

“那当然，我们再急再想也不会要你这样做，无论如何一定是要你爱的女孩，而且最重要的一定要是好女孩，你得知道优良品种是很重要的，不但关系着咱们贺氏的后代子孙，也关系着你的一生幸福。”

贺天成的态度郑重起来，颇慎重地表达着他的想法。

“是啊。”章淑贤赞同地点头道。然后像想到什么似的说：“庆喜，你每天不到十一、二点不回来，到底有没有女朋友，怎么从来就没见你带女孩回来过呢？”

“妈咪，就是没有所以才没带回来给您瞧瞧啊！”

“那你在外面都忙些什么？不是白忙一场吗？”章淑贤有意戏谑儿子似的轻笑道。

“嘻，我只不过随便玩玩罢了。”贺庆喜不经心的说

道。

“那怎黎巴嫩成？你最后从现在开始认真的交个女朋友，好早些让我抱孙子，不准再游戏花业间了，听到没有？”章淑贤面容严谨，语态认真地说。

“哇，老妈，我抗议。”庆喜立即呼嚷。

“有什么理由抗议？”章淑贤不解的问道。

“您应该了解的，要找一个自己心爱的人，多么困难，哪能像说的这么容易？对不对？所以我要严重的抗议了！”

庆喜举着手向母亲孩子气地呼道，表示他的无法接受。

章淑贤听了不以为意地一笑，然后胸有成竹地说：“困难吗？我可不认为有什么困难，只不过你胡涂了，舍近求远罢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啊？”详喜不禁笑愣地看着母亲，想从母亲的脸上读出一些讯息。

“你这话我也听不太懂。”在一旁静静听了半天话的贺天成亦不禁问道。

“哼！我说嘛，你们父子俩的眼睛就是没有我的雪亮嘛！”

贺天成忽然紧盯住章淑贤一副了然于胸，几分喜孜孜地问道：“难不成你心里已经有了中意的媳妇人

选?”

“那可不。”章淑贤得意地抬一抬下巴。

“谁啊?”贺天成与庆喜父子俩皆不约而同地忙问道,霎时即纳闷又疑惑。

“唉!瞧你们这一对傻瓜,难道你们都看不见咱们这对家的谷家么女已长成了吗?”

“啊!欢欢!”父子俩又不约而同地惊叫。

“是,欢欢长得亭亭玉立!大学也毕业了,最近还找了个相当不错的工作。你们说,眼前的欢欢不正是个漂亮的好女孩吗?”章淑贤高兴地说着,眉眼之间跳跃着满意的欢喜。

“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啊!经你这么一说倒真是惊醒了梦中人,欢欢确实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孩,要是真能进咱们家做儿媳妇,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”

贺天成霍然惊醒一般,不觉愈想愈满意地说道,并且用力地点了个头后,对庆喜说:“儿子,你听清楚了,我要你从现在开始努力的去追求欢欢,务必要把欢欢追进咱们家做媳妇不可。知道吗?”

“您们……!”庆喜霎时一脸哭笑不得的表情。

“怎么?难道像欢欢这样漂亮的好女孩,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不成?”贺天成看似有些略显不悦的样子。

“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庆喜欲辩白地说。

“那你是什么意思？”贺天成急着问道。

“我的意思是您们的想法会不会太一相情愿了？”庆喜说。

“什么一相情愿？我看是你不 想服从父母之命才是真的喔。”贺天成一脸不耐烦的表情。

“哇！老爸，现在是什么时代了，您想逼您的儿子依父母之命去结婚生子，为您传宗接代啊？拜托哦！”贺庆喜一副求饶的表情。

“啧，儿子，你说这话老妈我也要抗议了，我和你老爸两人可没有逼你的意思喔，我们只是给你建议建议，你可不能给我们乱扣帽子喔。”章淑贞顿然接口对庆喜说，脸上流露出一些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孩子气，十分可爱的神情。

“真的只是建议建议？”庆喜微笑地站起来，走过去一把抱住亲爱的母亲说：“妈咪，真谢谢您这么说，您真是我的好妈咪。”

章淑贤听了心里可真有说不出的窝心，然而嘴上却说：“嘿！瞧瞧，都这么大的人了，还要跟老妈撒娇，真不害臊？”

但她脸上的笑容，可不由自主地甜腻得很呢！

在一旁的贺天成听到他们母子的对话，似乎不太

满意，语带质问的口吻："庆喜，你是不是不愿意追求欢欢，你倒给我个理由？"

"其实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，而是我和欢欢从小就认识，我们的感情就像兄妹一样，从未想到要去追求她，根本没有男女之间那种感觉嘛！"庆喜略显犹豫地说，好像很难表达心中的感觉。

"你不去追她当然没有感觉，你要下定决心去追她，自然就会有感觉了嘛！"

贺天成并不认同庆喜的话，颇执意于他自己的想法，好像真认定了欢欢就是他心中媳妇的最佳人选。

"老爸，这是什么逻辑呀？我投降好不好？老爸，拜托您饶了我吗吧！"庆喜当下告饶地呼道。

"不行。"贺天成一副不肯妥协的样子。

"为什么不行？老爸，您不能强人所难嘛！"贺庆喜不断的求饶着。

贺天成不语，停顿了半晌若有所思地看了庆喜一会儿，忽而诡异般地一笑，说："你若不肯追欢欢也行，除非你在很快的时间内，可以让我跟你妈俩抱孙子。"

贺庆喜一听霎时张口结舌，差点儿没让他老爸的话给撞晕了过去，他真后悔今天当乖儿子，回家吃这餐"鸿门宴"。

※　　※　　※

天色已暗，大地换上黑纱衣裳，星星在天空上闪着明亮的星眸，一眨一眨的，好似在跟人们问好。

晚间新闻播报的声音，由谷家传了出来，在安静的公寓楼层里，增添了一些热闹。

谷家有三个人坐在客厅的电视机前，然而谷父谷云是其中唯一在专心看电视新闻的。

谷母林美娴的眼睛虽然望着电视机上的萤光幕，可是却视而不见，心思全在电话线上与已结婚的长女谷梦儿闲话家常。

而欢欢，她正轻哼着曲子，专心的给自己的纤纤十指涂指甲油呢。

淡粉红色的指甲油，使欢欢的手指，显得更细嫩白皙，让她的手指看来更修长秀气。她好这这种如梦般的水粉红色，仿佛可以温柔人的心，教人的心感觉好柔软好柔软。

明天，就是她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梦的开始，她希望她的未来，也能像这淡淡的水粉红般美丽，不要有太多的挫折。

蓦地，门铃声响，惊醒了沉思中的欢欢。

“欢欢，你去开门，我在跟你姊姊讲电话。”林美娴的目光移向欢欢说。

“妈，我的指甲油还没干，不能乱动会弄坏的。”欢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